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四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後今日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以諫和帝去洛陽故上

兩都

班固

以固以諫和帝去洛陽故上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護史陵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軍遷為郎後實憲出征匈奴以修
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文選

四十二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528

書中

卷六十一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又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又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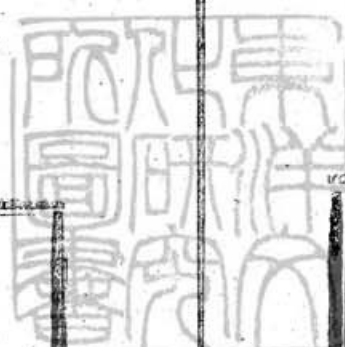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與魏武俱事漢魏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陳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不羣於俗曹公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轉丞相倉曹屬初孫策



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今歸事漢孫權策之弟卓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

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

淺也

孫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以中問連事結好相知曰姻媾之義父曰婚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乃以策弟配策小第匡又為子彰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孤懷此心君豈同哉齊曰孤曹公自稱每覽

古今所由改趣向曰言人心所因緣侵辱或

起瑕釁善本作心忿氣善本作危用成大變

翰曰因事緣情有所侵奪取辱乃起釁者

心有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

韓信善曰心既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

積望於無異祖曰韓信為淮陰楚王入告信反高

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

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

善曰漢書曰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侯信知漢書曰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朝之此日怨陳狶

謀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呂后太子范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

人寵謂至不當延問握手交歡盧綰嫌畏於已

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銑曰陳狶

祖俱擊狶綰乃陰與狶通謀及狶敗事覺高

隙故爾淮南王英布聚兵謀反為中大夫賁

赫上書告之既漏泄布便殺兵此皆事之

緣情而為之反也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

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狶燕王盧綰亦擊

其東壯狶使王黃求殺於匈奴子綰亦使其臣

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滅茶子綰亦使其臣

得長王燕勝何不令燕且緩狶而與胡和事寬

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還報具道所以為

者綰寤迺詐論他族勝以脫勝家屬使通謀

奴間而陰使范齊之狶王綰欲令連兵無失

既斬狶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

乃遣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
王彭越令盛人部聚兵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漢誅梁
恐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准
南王疑其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
遂族赫家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孫權也骨肉謂
也兄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
恨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受江南之地漢
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怨絕豈若
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善曰揚州舊
屬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
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不屬本州也
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
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魏揚州抑遏劉
馥相厚益隆寧放往朱浮顯露之奏濟曰遏
絕寧豈

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而曹公常
遏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
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
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
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謂進言朱浮明露進言於
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子善曰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
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
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無匿張
勝貸他故之變高祖曰張勝燕王廬綰之臣也
於匈奴所說曰公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而胡
為人所說曰公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而胡
和得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
意綰乃許論他事以為脫勝家屬此為匿藏
勝而思貸之故以事為脫勝家屬此為匿藏
綰之也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匪有陰構
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匪有陰構

善本從構字貴音赫之告反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

固非燕王淮南之蒙也向曰言非與盧而忍

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善本有也字

相屬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實為誦佞之人所

講作會合也此當非權獨成也善曰史記蘇

碩謂齊王曰此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石與

子曰遠佞人論語夫以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

設象易為變觀古亂反齊曰佞人之言皆

多勢以說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

母母不善信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又不信

禍難激之以恥辱善本有丈夫雄心能無發

憤善本有憤發二字濟曰辯佞之人相示

制於人豈與南面無孤同哉受昔蘇秦說韓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舌地

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向曰為難口不為牛後

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色攘臂曰寡

人雖死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

臣聞鄙諺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

賢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也夫以大王之

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

秦從也或為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銑曰計反

後非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

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所寵也緒順也
 龐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
 善曰楚辭曰竊悲中包胥之氣既懼患至無
 懷忿恨忿恨謂恨敵國之患難也
 度大孤心近慮事勢曹公曰孤心謂遂齋夷子見
 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也良曰齊持相輕薄
 之成議議謂翻然高飛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
 連推而行之聘問相通以蜀帝也權與之結好
 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想暢本心不願於
 此也銳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孤以善
 字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日翰



往屬漢朝張亂今幸湯善本作平天下懷集
 將欲泰平也運會也湯善字平天下懷集
 異類良曰湯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
 語注曰異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
 厚援生隙援護也姻親厚援皆謂權也援謂相
 生因而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善
 作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天濟曰海內
 字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
 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
 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
 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
 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謂我包藏禍心有
 此謀之詐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矣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

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
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
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
而戮之曰胡者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
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乃使仁君翻然自絕
鄭鄭人襲胡取之也
然曰言權忍我陰有詐謀以是忿忿懷慙反
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爭翰曰小事謂戰
忿恨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謂良曰二族以
謂婚姻
明雅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抱懷數
年未得散意向三曰此平生之數昔赤壁之後
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善本有也字銑曰曹公臨荊州
權遣周瑜擊之戰於赤壁大破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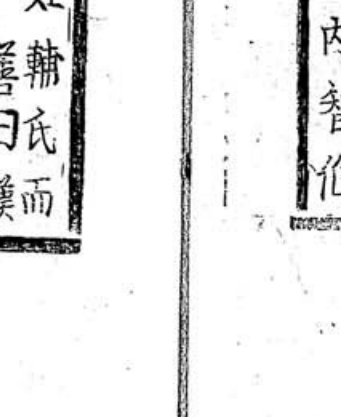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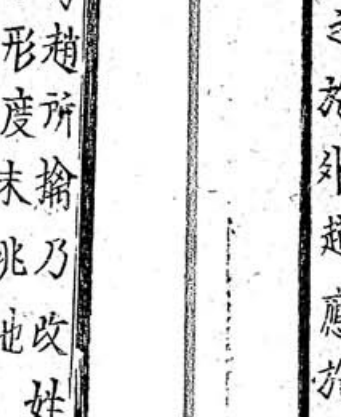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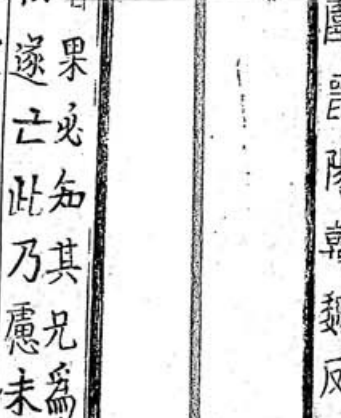
公燒其船士卒飢疫死者大半而曹公此書
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恥言敗也赤壁謂江
岸赤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
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翰曰曹公北還留
守之歲餘所殺傷甚衆仁棄城而走又云物
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陵也善曰赤壁地名
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善曰赤壁地名
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
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
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
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
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
走荊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翼善本有其餘
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向曰荆本非吳分
謂曹仁棄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
之地故曰翼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

孤也與望也善曰言荆州之士非我之分
 今盡以與君實與取其餘地耳列子孟孫陽
 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之思計此變無傷於
 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良曰我思計權
 我權何憂自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餘道不復還
 悔其心善曰言我尚與君之餘地何必荆
 州之士不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
 復還我哉誓朱鮪美榮君之負累瑞豈如二子是以至情
 願聞德音謂之曰高帝即位田橫逃海中帝使
 設爵以延田橫謂之曰高帝即位田橫逃海中帝使
 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洛陽光武招之曰來
 誓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也
 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
 音猶美譽善曰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其
 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彭



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
 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
 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
 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
 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謂彭
 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彭還白上謂彭
 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往年
 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
 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作九江
 貴欲觀善本有灤又子小反之形定江濱之民
 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字
 九江江流有九也灤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
 縣為吳所略嘗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
 而安之非有攻吳之計輕舟善曰魏志曰建
 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涇
 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
 權所略徹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蕲

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淝祖了切以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翰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者大為已國之情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見也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於未萌者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避危於未萌者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濟曰吳王不用伍子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



及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此四士

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

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良曰

歸漢也善曰范子計然曰此戒權通變以

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

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善本有也字翰曰相計土地人力

未然懷毒者我甚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

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向曰但論慎逆不

也夫水戰千里情巧孝萬端戰之謂水越為

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

廣其長難衛也翰曰越伐吳越為三軍潛度

銑曰漢王使韓信擊魏王豹信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以木罌引兵浮渡擊

魏魏王豹出其不意驚而引兵逆信信為勇豹

夏陽地名向曰言江河雖闊兵長遠難為衛

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善曰左氏傳曰越

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

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

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

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

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信遂

虜豹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逐

得盡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似為善本作無

言也曹公言所以致此言濟曰

威脅重敵人之心善本無之心二字

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之事也敵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之疑阻之心也敵之謂權也威相
曰重威重也言以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
往者軍逼以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
遜意挾謂其力盡適以增驕善本不足相動
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我已有傲
志今復在遠而我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
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動也赤壁但明效古當
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自圖之耳自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昔淮南信
左吳之策漢字有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
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王銑曰漢淮南
信其臣左吳之策後漢隗囂反用王元之言
可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光



武時彭寵反皆受親近婦人及官吏之計此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
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入范曄後漢書
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
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
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
見朱浮與彭寵書已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
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君少
留意焉翰曰梁孝王怨袁盎遂與公孫範羊
案覆詭勝皆潛王宮韓安國諫王出之詭勝
皆自殺上遂怒解也不受謂出之後漢書融
行河大將軍事聞光武即位心欲歸光武
辯士張玄說融不可歸漢宜各據土地可為
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斥逐之決策歸漢光
武封為安豐侯檢校大司空二賢梁王竇融

也禍福也既覺謂其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事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表盎天子意
梁逐賊果梁使上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
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乃令出
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
人上也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
位心欲東向魏器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
今各據土宇與龍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
失尉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
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
大司馬若龍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空司若龍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善曰吳志曰張昭字子布殺也以效赤心用復
前好者善本無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
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上令聖朝無東顧之

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君享其
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利向曰謂不若忽
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善本作加罪
所謂小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之賊大雅之人
善本有肯為此也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
不字起兵甲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
以起兵甲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
也善曰婉猶親愛也二入劉備張昭也韓
子曰善曰婉猶親愛也二入劉備張昭也韓
大雅卓爾不羣河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
間獻王近之矣
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以善本作從事取其
後善善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

更以子市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
 惡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徒諸各禍猾吏與
 從事廣雅也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
 處一焉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
 是二也此二者審計也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
 荆楊州漢將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
 得吳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
 不承執事齊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
 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
 也遣使與曹公相聞事權字國儀假節交州刺
 史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權字國儀假節交州刺
 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權字國儀假節交州刺
 遂南保豫章之州疫旱並行人並損減各求進
 軍其言云云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

辭多略而孤聞此言未以為悅良曰謂憂人
 不能載也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
 之災若乘遇此敵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
 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善曰左氏
 傳曰秦餓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
 施無親幸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
 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
 益貴冀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望君來昭然
 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是故案兵守次遣
 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
 心迴意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

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
 心能容納眾善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藥
 之非伐鄭鄭使伯遷行成晉人殺是善本無以
 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詩云
 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
 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
 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濯鱗清流飛
 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
 爵祿榮美亦如龍魚躍鱗於清流之水如鳥
 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
 勉而

與梁善本無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善曰

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

歌

魏文帝王太子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

書

五月二善本無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向曰

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塗路

雖局官守有限吾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

去五臣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濟曰願言謂相

任堪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足下所理善

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思足下所理善

作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理朝歌僻左
 遠路書問難以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
 見故增勞簡見也

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翰曰南皮縣名

諸子馬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百家謂百氏

自以子謂老聃曰淮南子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彈棊間設終以博奕善本作六博二子向

基各六善曰藝經曰基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

出魏宮大體以補角世說曰彈棊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魏曰魏也所娛樂也哀箏謂箏聲馳騁北場

旅食南館齊曰旅衆也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

謂未得正祿者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

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同乘並載以

游後園韓曰同乘並輿輪徐動賓善本作從

無聲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謂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銑曰笳笛類

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仲尼曰樂未畢哀又

繼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此樂難常如此言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質徒謂諸友今果分別各

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翰曰元瑜阮瑀

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善曰司馬遷

答任以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

物託於同體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

皆異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生向之事何時與質

之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銑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之月

氣和暖象果具繁時善本有而遨善本無游

北導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從者鳴笳以啓

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

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也節同時異

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游曰時時異謂此時不同

非舊我心相思為勞如何善今遣騎到鄴

日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善

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自愛丕白向曰騎使

也朝歌僻遠故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

與吳質書一首

齊曰是時魏都疾病諸友多死故與質此書叙

情也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

太子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銑

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三年不見東山猶

歎其遠況乃過咄之思何可支濟曰詩云我

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數三年為遠况

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善曰杜

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反善本作未足

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

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

琳應瑒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

接席何曾須臾相失向曰輿車騎也止坐也每至觴酌

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

時忽然不自知樂善本有也字故不自知樂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謂百年已紀分聲可

長共相保濟曰有百年之歡是已何善本有數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姓名已

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

冀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能以名節自

立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

於時也善曰尚書曰而偉長獨懷文抱質

恬淡本作暫切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

君子者矣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

文質貌偉長徐幹字新論雍門周曰身財文質

妙懷質抱真君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

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齊曰徐

二十篇號曰中論典雅足傳後代言此子之
文為不朽也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
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
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
書曰通古今之德理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良曰德理應瑒字斐然為之辭述作謂作
文章也善曰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
不其才學足以著書義志不遂良可痛惜曰
言場不遂志而問善本有歷覽諸子之文對
之技粉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向曰問時也
行復自念於已終當如此淚孔璋章表殊健
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
微為繁富字也章書也公幹有逸氣但未
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也濟曰道盡

善矣妙絕時人謂過於時人也善元瑜書

記翩翩致足樂也類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

樂也為仲宣獨善本自作自善於辭賦惜其體

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曰翰

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其

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善

曰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清濁

有體弱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向曰伯

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

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

賢門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

子路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
 使醢之而問故使醢者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
 作自一時之偶也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
 時之偶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濟曰言今文
 陳諸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善本有吾與足
 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
 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也來者亦後生也
 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
 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翰曰謂為太子時
 有所慮至乃乃善本無通夜不瞑銘志意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

年已善本無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已向通連也瞑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

已如老翁也向曰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

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賦浮語虛

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光武曰言德不

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

日月之光濟曰文帝固謙非才實而居太子

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而戰文子曰百

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

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
 為昔日遊也良曰言既非材而慶重位與動
 昔月南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皮之遊

爰古人思秉

善本作炳字

燭夜遊良有以也

乃翰曰

少壯之時真可弩力以退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年不可壯不弩力老徒傷悲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頃何以自娛頗復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不善本作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不白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與鍾大理書一首

銑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為大理

時文帝為太子在盟津聞繇有玉玦之意願得而難太子作書與之爾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

大理魏略曰後大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臨淄侯轉因人繇之繇即送之太子與說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濟曰孔

子比德於玉焉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義之也珪璋亦玉也善注同

晉之垂

棘魯之璆

余璫

附宋之結綠

楚之璞

玉名善曰垂璫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璫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價越萬金貴重都者則為天下之名器也

城

王召玉觀之耕於野得玉徑尺以獻魏王

價工曰此價無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以觀之王乃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

示貴尺善曰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
王經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
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曰敢賀大王
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有稱
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疇昔流聲將來古至今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
後商聲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棘之晉以垂
於虞以伐虢虞公好與晉實遂許之晉既滅
虢還而滅虞虞以後其璧是雙禽禽獲也晉
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垂棘之璧
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之奇曰
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和璧入秦相如
京師旋師於秦滅虢秦相如
抗節趙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使蘭相如
奉璧於秦王相如視秦無意與城相如乃前
日璧有瑕請指示王王乃以璧却授相如相如



如持璧怒髮衝冠曰觀大王無與城意臣復
取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抗
立也抗節厲義通乎至德竊見王書稱有美
字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倅
蒸栗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此也雞冠雞
美玉有如此色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
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
如純漆在腰曰肪音通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翰曰景明也言雖德非君子然願觀義玉有
如古人思如高山賢明之行私以所慕仰也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
聞有良比黑赤黃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

無有良玉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
渴未副遂也常思我求義玉曠年不逢其真果
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義玦聞之驚
喜笑與抃手也會謂笑手同義會合喜心也撫當自白
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良曰因仲茂時為子
荀氏家傳曰荀宏意也吉猶意也善曰乃不
忽遺厚見周稱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絲有書

五內震駭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五內傷繩窮五內開爛然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
與李文德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善曰延篤
其滿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暗也暗
鄙之姿文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韓
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之所既有秦
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相如曰趙使
於秦秦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之事則無矣乃真

稱謂善曰周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
五內震駭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五內傷繩窮五內開爛然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
與李文德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善曰延篤
其滿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暗也暗
鄙之姿文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韓
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之所既有秦
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相如曰趙使
於秦秦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之事則無矣乃真

惠我也詭猶敗也善曰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授相如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衡冠曰觀大王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賜益膜典湯敢不欽承厚欽敬也賜腆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玉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脩數與脩書論

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

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

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鷹揚於河朔翰曰漢南荆州也鷹揚謂文體善曰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表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

如水碧絮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拔此偉

士之次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偉

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謂青土海隅東平藻文也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

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

帝都也善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當此之

都故曰北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

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

帝都也善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

之玉良曰珠寶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

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珠高

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

曰楚人王使玉璞於楚山之中奉寶吾王於

而獻之文王使玉璞於楚山之中奉寶吾王於

是設天網以該之傾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翰曰該通傾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

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也善曰吾王

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

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

不能飛騫許言切善字絕跡一舉千里也無本

高字遠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

善曰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

里所恃者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

謂善本有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

為狗者善本無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誠

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朝之反作論

力盛道僕讚其文翰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

頌道而讚美其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曰

文言其不知善書鼓吾亦不能安善本作數者

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音聽必不

數陳琳文美忍後世人善本有著述不能無

病僕常好人譏彈旦其文有不善者善本有應



時改定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昔丁

敬禮嘗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

不過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若人辭不為也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也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若人辭不為也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難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言不為語及前人之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

麗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惡字本作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邪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後代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

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

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

不病者吾未之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見也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子游乃成焉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之徒莫能置一辭春秋之辨義惡則

而人言不病者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為義談禮記魯哀公曰公手傳曰

于春秋記曰孔子文辭之徒有不能與共者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至

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有龍淵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斷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也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有美女之容可以媛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利乃可議其斷割此言知音者之得論其文

章也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善曰孟子曰吾善者是人道我善者是人道

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

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義女為媛戰國策

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劉季緒才不能

淵太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鴈

逮於作者而好詆丁訶哥文章倚居撫石之利

病銑曰逮及也善善曰摛摛拾利善病惡也言偏

文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昔田巴毀

五帝罪三王些紫五霸於禡下一旦而服千

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濟曰齊有稷門談

者甚眾而田巴毀罪五帝三王五霸謂少昊顓頊

服之者有千人此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

晉文宋襄也韓曰魯周仲連聞田巴毀五帝桓

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之兵所貴談說

此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

田巴於謂也先生之言有似泉音人皆惡之

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

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

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無息乎

如仲連才過季緒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

此辨哉善曰毛人各有好尚蘭茝待蓀蕙

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良曰蘭

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妻親戚

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

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善善本有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

豈可同哉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



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善
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顯項
作六莖樂墨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
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
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猶向曰卷之也一通
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及章一卷相
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相
我文病必不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善曰漢
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
也崔駰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
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
思也之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章本善
字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
猶稱壯夫不為也錢曰章明也楊雄為郎執
戟宿衛著法言云雕蟲篆



刻壯夫不為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奏羽獵
賦為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
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吾雖薄德
善本作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
德薄下民書永世之業流善本作金石之功
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善曰國語曰戮
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
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豈徒以翰
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勲績若吾志
未果吾道不行建功業之志是吾道不行
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
向曰庶衆也植將著書述百官時俗之事實
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善曰班固漢書司馬

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
 定仁義之裏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善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
 於同好善曰司馬遷書序曰僕誠以著此書藏
 我同志亦非要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所不隱也非要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翰曰要約皓白
 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
 我有此言而不慙恃者恃子思惠之知我也一
 云惠子惠施也善曰張平子書明早相迎
 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也
 書不盡懷曹善本無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



善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

在卧反善曰曹大家歌器頌曰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

雖燕善本飲彌日向曰彌其於別遠會希善本

作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善本觴酌陵

波於前笳簫善本作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觀去聲善本虎視濟曰言酒多如水之

也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儀也善

也虎以喻武也數猶歌也取義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

舞易曰虎視耽耽謂蕭曹不足疇善本衛霍不足侔

也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

並等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善本子

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

意翰曰喻有文武之道不見於時且快我見質

亦且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善曰史記曰荆軻

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拒子

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

味美對屠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

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

以為箏向曰雲夢澤各泗水名梓木名善

夢之澤在江南尚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銑曰巨壑

食多飽酒孟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孟酒不

停於孟中善曰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

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

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溢而江河不竭實南

危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濟曰日不我與言

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善曰曜靈日也面有

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曰面謂相見二

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

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閡也善曰左氏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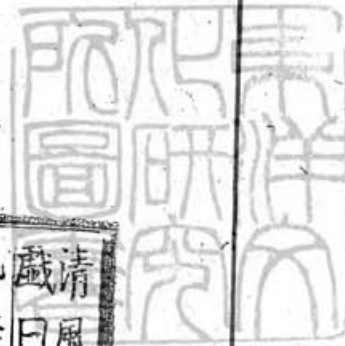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思善

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思善

有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翰曰抑止頓
 車也義和曰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止六
 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善曰楚辭曰
 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折若木之華閉
 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
 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作良久
 良曰若木曰過處濛汜之谷使日入處折而不入然天
 之而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擬而不入然天
 安也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崦嵫言折取若木
 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在崦嵫言折取若木
 次於濛汜仲長子昌言曰蕩蕩懷戀反側如
 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
 何如何熟也如何如何猶奈何也善曰訊問也
 文來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曄盛貌瀏



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義也善曰答賓
 戲曰搗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
 風楚辭曰秋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清曰復
 面謂若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
 之也良曰善還所治為休治公事之可令憲許
 事小史善本作諷而誦之翰曰憲事謂好事
 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
 言夫本作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
 亦病諸論語子曰病諸猶難之也善曰家有千
 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銑
 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
 貴文亦如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善曰言

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
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
為貴尺璧者為其一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
璞於楚山之壁中遂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
論謂之通而蔽此五臣本無墨翟不好妓從善本
下同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善
無而正值墨氏翟善本作迴車之縣想足下助
我張目也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朝歌非妓樂
音之蔽也足下正價值此縣想亦助又聞足下
我張目怒之心好妓樂知音也又聞足下
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有
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善本無得者善本有也良

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有之未有不
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為政故有善也
善曰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
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
轍而善本作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夢
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善翰曰王良伯樂
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
變易行步戒吳質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
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也子產也此二子
俱不易人而治故願質勉之也善曰呂氏
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
樂允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
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
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
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
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
也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向史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史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位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濟曰惠貺賜也所奉謂仲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遷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曰良

遷迤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善曰法言

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岳而知名山之自

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

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

無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向曰自後旋

字實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

宴樂之事惘然驚懼而非敢羨望寵貴光榮

之義猗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

懼貌猗頓古之巨富人也善曰尚書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

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

當畜五將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
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費擬王公馳名
天下以興富曰鴻毛之輕也而頻戰國策魯
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
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櫪善本作檻檻於
前殿臨曲池而行觴餞餞也曰玄北也金門以金
觴也曰檻檻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
武闕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既威儀虧替
言辭漏洩樂思列反威儀齊曰贊失也言陪遊意
而漏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從善本
穎之才良曰趙公子平原君將適楚門下求勇士二
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者毛遂請行平原君
曰賢士處俗若錐之處囊其末必見今左右



未有所聞先生者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
臣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為辯
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圍
下無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
夫賢士之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偕得十九人
今在左右未有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深蒙
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深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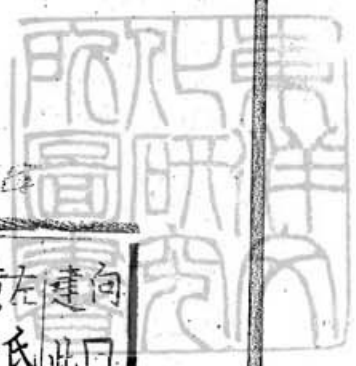
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援爰火三窟之效薛公曰
孟嘗君曰文也封於薛田文謂門下客誰習
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乎馮援曰臣能及之
於是約車載券契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文
曰視文家無者市之援矯文命以債賜諸人當
償者盡來合券既合援矯文命以債賜諸人當
券無者乃燒其券人皆悉解萬歲援遂還文
曰何市焉援曰臣竊計宮中多珍怪狗馬寶

文選四十二
三十二
狗馬寶

外廐義人充於內所寡者義耳今臣為君市
義文曰若何諫曰臣矯君命盡以債賜人而
燒其券人皆稱萬歲此市義也文不悅後齊
王免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老攜幼迎
文於道文顧謂諫曰所市義者文今見之矣
諫曰狡兔死所免於死者有三窟矣今為君
一窟矣請更為二窟乃西說魏魏王使持黃
金千斤車百乘來聘文此二窟也齊王聞之
懼又請先持黃金千斤立宗廟於薛以謝文
文曰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
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
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驩曰
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
而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
車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
計君家無所不有君見之者義爾為君市義
孟

喜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
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
驩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驩曰狡兔
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
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
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
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願
先王之宗廟姑反為統民馮驩謂孟嘗君請
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向曰信
公于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
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上坐不讓欲以
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
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
趙秦王聞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
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
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
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義為侯生可述之

意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
 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
 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
 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觀之為公子亦足
 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凡此數者乃質之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怡緣一邑者也
 謂毛遂為讓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若追前
 春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情邑憂貌
 宴謂之未究欲善本無傾海為酒并山為肴
 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
 公子之壯觀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濟曰究
 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
 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善曰封禪書曰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
 建此古入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善曰
 左氏傳歲尹克思投印釋蔽朝夕侍坐銑曰
 黃曰君天也夫此職恒侍坐於子建鑽仲父之遺訓覽老
 氏之要言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子也遺
 曰仲父仲尼也對清酤戶而不酌抑嘉肴而
 老氏老子也
 不享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享食也言得侍坐
 飽也善曰毛詩曰既使西施出帷嫫母
 載清酤又曰嘉肴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翰曰西
 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施義女
 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義女使醜
 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
 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
 優哲智保安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

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
施婉而不得見弓模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
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謂盛若乃近者
之觀實蕩鄙心飲宴之時也蕩動也鄙心質
謂秦箏發徽二八迭奏舞者十微義也二八謂
彈徽又曰善曰二八齊辭曰挾秦箏而
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亦動也靈鼓蕩樂
也善曰善曰舞賦曰靈鼓靈華屋而耳嘈嘈而作善本
字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
也鞍馬謂可比憚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
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慎曰肅



庚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有隼集
庭而死者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有隼集
之引子其長尺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
石答其長尺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
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慎氏貢楛矢
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若箭鏃也太公金匱
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名也若箭鏃也太公金匱
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來還治諷采所著
觀省思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
字也所向曰還治諷采所著
司馬相如文觀省英義也善曰漢書曰
詞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
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義談趙武
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鄭伯享之七子從
鄭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

之志於各賦詩七子謂子展伯有子西子
太叔子產印段公子段故春秋書之以為義
過鄭鄭伯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
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蟋蟀公孫賦桑扈太叔
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賦桑扈太叔
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才濟以承君命又所答賦
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良曰賜書也
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善曰尚書此邦之
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作之有乎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
吏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
史謂已答植書文可令憲事小史諷誦而誦之



者善曰毛詩曰三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
事大夫莫肯風夜
隱之思形乎文墨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
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墨子迴車
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
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過朝歌即
日用歌且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善曰與下人
朝歌曰曾子至孝不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
朝歌曰曾子至孝不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
與女式歌且舞車毛詩曰雖無德儒墨不同因
善本作以久矣非濟曰儒道尚樂墨子然一旅
固字之象不足以揚名縣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左氏傳曰一旅伍百人也
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
步武之間不足

文選曰十二
三十七

以聘巧

善本亦跡字

翰曰武亦跡也言步

跡也此

六尺言朝歌小邑不足使良馬馳騁其執

馬法曰

六尺言朝歌小邑不足使良馬馳騁其執

跡也武

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此向

子建書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此向

不改職大

任將何以用之實託言若今處此而

求大功

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

援猴之勢

而望其巧捷之能善本有也

馬之足何

以行千里之道善本有也

兩絆騶而

不求其致千里置猿檻中則不勝見

恤謹附遣

白答不敢繁詞

與滿公

琰書一首善曰賈弼之山公表

部司馬

別

應休

琰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琰至

人來召

琰琰別事不得

往故為

報五臣注同

璩其

白昨者不遺猥見何照臨至璩處

昔侯生

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

過也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無忌之顧

生所居也

逆旅客舍也書實無以過此夷門侯

已見吳

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夷門有處士

見之

兩入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

息曰今

號為不道保於逆旅荀外嘉郎君謙

下去

之德內幸頑才見何誠知已也

炳也頑才環自謂也言炳見我志識以爲知
已也炳父寵爲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
歡欣踊躍情有無量嘉炳相濟也是以奔騁
僕御善本作御僕字宣命周求良曰驛馳也言奔馳
給公琰以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翰曰
教子賤釣道詹何善約魚也昔人楊倩有酤
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
也范武古之善釣者此言求酒使陽書曉
詹何令其釣之楊倩言說范武使其酤之
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父陽書謂之
曰吾少說苑無以送子賤今贈子以釣道大綸
錯餌迎而哭之者揚鱗也其爲魚味薄而美
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交其爲魚味厚而
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其爲魚味厚而
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
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靈爲綸芒針爲鈎
荆棘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
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
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或令孺子懷錢
而往然有狗迎而齧之士懷其術而欲以
國亦然有狗迎而齧之士懷其術而欲以
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士懷其術而欲以
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
使鮮魚出自善本作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

芳旨美酒繁俎綺錯羽爵飛騰言繁布於几也
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言繁布於几也
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飛騰言繁布於几也
善曰楚辭曰瑶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
曰羽觴鄭玄曰今文腰多作騰牙曠高徽義渠
哀激齊曰牙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待於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大師也許慎淮南子

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夷平微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為楚國觀

謂之義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

曰令尹子假請飲莊王許諾子假具於京臺

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

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

以當此樂也悲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

皇大澤也方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傳注曰適

遇不獲侍坐良增悒悒不得往侍坐同樂實

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因白不悉據白

貌也善曰邑邑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據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

闥因閣都

良曰詩云大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闥

闥有女如茶闥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

據相思之意風人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

則詩人也善注同

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

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善言其雄

勇之士也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視善言其雄

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

冠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

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

禮樂君

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

於故枝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

者

復如鳥之歛翼栖於故林善曰桓子新塊
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
然獨處有離羣之志銑曰塊然獨居貌
鬼然幽處禮記子夏曰汲黯樂在郎署何武
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
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濟曰言千
事知汲何有所由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善
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伏地謝
不受印綬曰臣願為中郎出八禁闈臣之願
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
號為煩碎不稱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良
賢公恥義未詳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老而門
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
多長者車轍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而門
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長郭郭窮巷學非楊雄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
堂無好事之客酒從之將學也而好事者載



特曰楊雄家素負嗜酒人稱至其門才劣仲舒
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董
下帷讀書為樂善曰孟公無此樂
好置酒下帷讀書為樂善曰孟公無此樂
為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
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悲風起於
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也
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蘇
蘇不爨龍七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
濟曰机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瓊
友也時來與瓊言談趾足也玉者君子比也
為也周黨每遇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瓊有
似此者善曰左氏傳楚宰蘧啓疆謂魯侯
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漢書曰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
 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
 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者魚逝翰曰逝謂死也善曰蔡邕正論曰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
 哉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
 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聊與大弟陳
 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想還在近故不益言
 據白曹長思也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據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

卷良曰礫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

木焦處涼臺而有鬱蒸剝之煩浴寒水而有

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宇宙雖

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翰曰憇息

雲漢詩義宣王側身修行以求雨也言宣王

赫炎炎云我無所憂也善曰毛詩雲漢曰赫

人鶴立於闕里濟曰玉龍泥人並祈雨之物

鬼神之望也關天子闕里問里也鶴立者言如鶴

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狗若為土龍以求雨求雨狗待之而求福求福士龍待之而得食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而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也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無徵效良曰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非致雨之備也於精誠知恤下民於精誠知恤下民善本作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壇勤亦至矣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向曰靈壇祈雨壇也善曰昔夏禹之解買陽盱之解買陽盱從于善本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身祈于陽盱之



河身言未發而水旋流矣河身言未發而水旋流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身能興雲雨身能興雲雨之河湯善曰淮南子曰禹為水以祭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禱於桑林之解陽盱之解陽盱為盱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雨使人持禱之盱音紆說苑曰湯之林能興雲雨大雨今者雲既重今者雲既重字本作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翦爪宜侵肌乎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者言用心苦切也則乃大至者言用心苦切也則乃大至善林之禱自割髮曰昔殷湯剋桀而大旱五年曰昔殷湯剋桀而大旱五年善曰呂氏春秋林於是翦其髮林於是翦其髮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乃大至乃大至鄭音鄭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

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翰曰殷那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

大兩寧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

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師興而兩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善曰應璩白

故以書起發其章善曰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一首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

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

璩曰開發也

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

其人欲風伯掃塗

致風雨以掃灑道途字本作兩師灑道

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止酌彼春酒良曰善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

至止肅肅又接武茅茨涼過去大厦夏善本作

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

清涼已過大廈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廈其

大屋也說文曰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

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膚善本作寸脊脩

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味踰方丈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言肉
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方
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義食方
口不能編味逍遙陂唐之上吟詠苑柳
之下子濟曰陂唐池水苑猶茂也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此以充佩服義其香比德君子也
過慶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
毛曰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芳見上文
毛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上文
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滿且餘讚善便嫗
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
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
且翰曰弋射餌釣也



述也便嫗三月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羨雖孔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楚王游京臺而忘歸
亦無以過我觀之虞臺名也
何曰臣聞蕭且子之代弱弓微綴乘風振之
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
有鈞鉞芳餌加高誘曰便嫗白翁時人也七發
罔吾爭得也
子日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即鮑也論語曰
至見斯京臺
已見上文
云漁釣一壺則萬物不千其慮栖遲一丘則
善曰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班嗣
一壺則萬物不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
易其
樂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
塵
濟曰濱近也
發更晏子之宅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思

樂汶上每

善本無發

於字

寤寐

統曰臻思

寤寐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子騫曰善

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

度此水不仕也

昔伊尹轍耕邳

質惇

有莘之野

湯使聘之伊尹曰我處畎畝

之伊尹曰我處畎畝

之伊尹曰我處畎畝

之伊尹曰我處畎畝

之伊尹曰我處畎畝

伊尹之器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火意欲濟之

即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

即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

即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

即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

即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

尹耕於有莘之野

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

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

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

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

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

幣聘之器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器然陽三使往聘之既而

之曰曲是我處畎畝

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

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

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

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

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我身親見之我東

我身親見之我東

我身親見之我東

我身親見之我東

我身親見之我東

觀漢記曰邳惇

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於十陽山中惇

即去從次都止魚釣甚娛

即去從次都止魚釣甚娛

即去從次都止魚釣甚娛

即去從次都止魚釣甚娛

即去從次都止魚釣甚娛

數不可與同羣

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

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

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

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

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

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告別而去惇客而

以害生告別而去惇客而

以害生告別而去惇客而

以害生告別而去惇客而

以害生告別而去惇客而

於江夏郡舉孝廉

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

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

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

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

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

吾方欲秉耒耜於

山陽沈釣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丹水知其不如古

人遠矣

人遠矣

人遠矣

人遠矣

人遠矣

釣緡並取魚物

丹水名善曰漢書河內

丹水名善曰漢書河內

丹水名善曰漢書河內

丹水名善曰漢書河內

丹水名善曰漢書河內

郡有山陽縣又

上黨郡高都縣有

上黨郡高都縣有

上黨郡高都縣有

上黨郡高都縣有

上黨郡高都縣有

音管然山父不貪

天下

天下

天下

天下

天下

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

其志也

其志也

其志也

其志也

天子由曰放髮優

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

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

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

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

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

其義志也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

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
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
仍河而飲堯大懼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
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吾義吾何嫌之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及吾義吾何嫌之
邑人念弟無已念良曰鄉邑之人欲令善本無
州郡崇禮師官善本作授邑誠義意也歷觀
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
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州郡崇禮
教取弟為衆官之師授鄉邑誠義意也
翰曰侯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
待聖人出則古人壽促何可待也大夫外善曰漢書
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巡及庶人尚書曰
駁奔走左氏傳子駁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河清遲也言且官無金張之援游

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安向曰金日磾張

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踰躁急也

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

而發矢矣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

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

遠而近也圖謀也善曰漢書金日磾張

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

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金氏

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

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而西見

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警若

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

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

文選曰十二

守其故譬猶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

越之射爾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

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後遇丈人路從夫子之

穀不問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發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乃養雞種黍

以爲田家事之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

朗曰修農圃之疇曰漢書鄭潛精墳籍立身

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無成或善本作游言以增邑邑謂不當言

也邑邑失志貌游善曰禮記曰大人不郊牧

倡游言鄭玄志貌游善曰禮記曰大人不郊牧

之田宜以為意負郭之田也善曰爾雅謂

邑外曰郊周廣開土字吾將老焉銑曰言不

禮有牧田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奎劉

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善曰左氏劉

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杜良曰

璩友人也生者有德之稱也朱明相見在近

不復為言善曰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

言慎夏自愛氣向曰慎夏熟之璩報

言慎夏自愛氣向曰慎夏熟之璩報

言慎夏自愛氣向曰慎夏熟之璩報

言慎夏自愛氣向曰慎夏熟之璩報

文選卷第四十二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